

通志彙解

卷仁 12
1.411
443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二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鄭氏曰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右西邊也南面嚮南為主
以對荅弔客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
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
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
祔於士

鄭氏曰宅葬地祔葬不筮前人葬旣筮之也士大夫謂公
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旣卒哭各就
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

祖今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也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祔祖當祔祖之兄弟爲大夫士者夫旣不得祔祖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亦祔疏族不爲諸侯者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亡無也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故祔高祖也妾無廟爲壇祔之耳諸侯不祔於天子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賤孫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卑於祖也

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

事之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爲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也

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幾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幾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爲母之君母卒則不服

鄭氏曰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爲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四百八
禮記集說卷八十三
宗子母在為妻禫

鄭氏曰宗子之妻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為妻伸禫之事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也賀氏曰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

橫渠張氏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為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於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為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為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士其庶子異宮皆為母禫矣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鄭氏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為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又觸類言之謂祖庶母乃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故已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已父之妾為祖庶母亦服之三年如已母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

山陰陸氏曰為庶母為祖庶母為讀去聲言為後慈母者

四十七
為庶母服為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為庶母緦大夫
以上為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為之服歟
為父母妻長子禫

鄭氏曰目所為禫者也

孔氏曰此一經鄭云目所為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
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為
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但記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鄭氏曰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孔氏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即所謂承
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
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鄭引春秋傳見穀梁隱五年明
得世祭也

金華應氏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為所
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上文為庶母
為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
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鄭氏曰冠笄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
也言為殤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
服之

孔氏曰此一經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為後之事
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
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
可絕今來為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為父而依兄弟之
服服此殤也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故

鄭謂據已承其處爲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爲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錡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爲殤可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氏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謂有事礙則三年服皆不得祥除今云惟主喪者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悉不除也其餘謂朞以

下至總也主人旣未葬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自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雖總亦藏至葬則反服其服是也 盧氏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爾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 庾氏曰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以尊主卑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是知主喪不除惟於承重之身孫爲祖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之不除也

劉氏曰注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昆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適猶非旁親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 晉劉世明見通典

山陰陸氏曰言以麻終月數則菴不在此列據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菴也反服其服邪非不除亦非除喪則已除喪則已於葬不反服也

箭筭終喪三年

鄭氏曰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筭終喪之前云惡筭終喪女子爲母也此云箭筭女在室爲父也

嚴陵方氏曰在室者服父以箭筭則出嫁者服篠筭矣篠正作篠前言惡筭以爲母言之故知其爲榛爾然以封玉之美言之則箭篠通謂之惡亦可也服母則一以榛服父則有箭篠之辨者蓋父懷敬而不可無節母懷愛而不可不同故也杖有竹有桐亦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箭筭重矣據齊衰惡筭以終喪箭筭猶苴杖

惡筭猶削杖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鄭氏曰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履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爲屨齊衰爲尊大功爲卑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所以衰服殊而爲恩情處爲淺深所以同其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鄭氏曰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孔氏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視濯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爲小祥也筮日謂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

濯謂視洗濯小祥之祭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變為繩麻將欲小祥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此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歸者變服猶杖今有司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敬生故也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歸當臨事時去杖今筮占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送賓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祥則去經杖屨故不云杖經屨鄭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之

新安朱氏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變去不似今人

服滿頓除便衣華采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鄭氏曰庶子為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庶子不以杖即位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下適子也父不主庶子喪則孫以杖即位者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子以祖為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祖雖尊貴不厭孫也父在庶

子為妻以杖即位者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得為妻以杖即位也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妻子之限也

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即已娶雖同宮猶禫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為長子杖其子不以杖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即位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今祖不與因欲緣情許之故曰可也下父在庶子為妻亦蒙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其曰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鄭氏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為彼君而弔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弔必皮弁錫衰者有二種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一云此亦為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檀弓已論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為重重服自始死至葬為免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自始死至殯為免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人君故也此經必免謂大功以上故下親者皆免鄭註

云大功以上也案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爲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爲之主拜賓則主人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季康子拜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

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賓住欲其位相敵故也周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凡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弔以皮弁則取其素而已以錫衰則王服三公六卿之服而弔異國之臣亦唯其稱也錫蓋麻之滑易者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經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職曰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蒙上皮弁則皆皮弁素積冠弁言冠不言服服弁言服不言

冠相備也相備而言冠在上言服在下亦言之法然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爲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經以弔及其爲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鄭氏曰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入主人之喪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養尊者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已先

有喪服養此親屬有疾者則不著喪服疾者既死無主後此養者爲之主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爲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爲養而死時來爲主雖有前喪之服今來爲主不易己之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爲死者不易己之喪服鄭註與素無服者異者謂若來爲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爲主則爲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喪服今來爲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皆三日成者謂己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爲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爲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之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前不分

明尊卑故此明之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鄭氏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孔氏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以上今又無高祖

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下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豚可也

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鄭氏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

四九十三
祖廟尊者宜主焉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不免而爲主親質不崇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爲主之事虞與卒哭在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士卑故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可使大夫攝主之也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

山陰陸氏曰若應大夫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鄭氏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

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鄭註就器者旣夕禮註云就猶善也以其可用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總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註云器所致明器也多陳列之以爲榮省少納之有常數故也若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而盡納於壙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是也

嚴陵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旣夕禮曰若就器則坐奠於陳

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謂之可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鄭氏曰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兄弟之喪骨肉自然相親
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
於宮也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鄭氏曰於庶子略自若居寢

孔氏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父不爲庶子處門外
爲次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鄭氏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
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

孔氏曰鄭恐彼此俱諸侯爲之服斬故註云謂卿大夫以
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經不云與君爲兄弟而言與

諸侯爲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然旣在異國得爲舊君服
斬者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服斬也
熊氏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
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弟朞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
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爲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
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朞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
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爲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
所臣兄弟可知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鄭氏曰報猶合也下殯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
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

凡殯散帶垂

孔氏曰謂本基親在下殯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經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殯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謂帶澡麻不絕本謂不斷本也凡殯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殯則屈所散麻上至於要故云屈而反也屈向上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向下故云報也鄭註澡率治麻謂戛率其麻使潔白也凡殯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殯其殯旣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殯小功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殯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爲之亦旣粗矣又詘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殯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鄭氏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孔氏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夫旣不爲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旣祔祭其妻則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死當祔於祖今夫死祔於其妻故鄭知是無廟者宗子以廟從則祔

於祖矣

橫渠張氏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新安朱氏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

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妾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抗掣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黃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已也山陰陸氏曰夫爲大夫而曰其妻爲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此爲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妻言之正使新徙他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鄭氏曰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為之服矣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氏曰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為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己也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正杖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姑在為夫杖鄭義唯謂出嫁婦人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若在家夫家唯為主乃杖故為夫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主子喪恐姑為主則亦厭婦故明之也案喪服杖云婦人何以不杖示不能病也鄭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童女未嫁而鄭稱婦人者以其有適人之端也

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爲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爲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爲主爲夫杖爲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雖曰婦人爲夫爲長子杖在可以勉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關轂而蹀輪者則先王不責婦人可知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鄭氏曰總小功虞卒哭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總麻

也爲兄弟不報虞則除之謂小功以下也遠葬墓在四郊之外

孔氏曰自此至皆免一節論著免之節總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鄭註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明之也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葬訖欲反哭之時皆著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

以必其時也會葬著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及虞則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據此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不赴也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后免反哭反哭遠葬者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鄭氏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爲弔

孔氏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若他國君來與已國君同

主人爲之著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已君來弔親者亦免可知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鄭氏曰殯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成喪成人之喪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殯及成人之喪除殯之喪謂除長殯中殯下殯之喪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也鄭註無變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也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殯之喪即禫服是文不縞也大

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除成喪用縞冠是未純吉

非是據齊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齊玄而養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鄭氏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已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括髮於堂上殯宮堂上也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謂揜所袒之衣帶經於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

於父也著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家也此謂已殯而來若未殯而來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經於東方免於東方經首經也今此言經爲要經爾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鄭氏曰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孔氏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之服庶婦小功而已

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鄭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為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為後者也
山陰陸氏曰著為舅後者姑為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四

大傳第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鄭氏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熒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

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太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禘謂郊祭天也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靈威仰至汁光紀皆春秋緯文耀鉤文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正歲之正月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註引孝經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配上帝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此文具於小記於彼

釋之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太祖耳大夫士有勲勞大事爲君所善者則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祖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

趙氏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存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其太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有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蓋禘郊祖宗並叙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者帝王立

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註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祖郊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蠹甚矣

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

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復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襄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以父若宣王配上帝則須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是堯

舜之子苟非其子雖舜受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子禪遜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萬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其實與帝一也本朝以太祖配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定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並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之可也何者本朝惟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原於此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

儒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配上帝不當言文王以爲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純父以祭地於負丘愈於不祭不知祭父於稠人廣衆中堂之上則可祭母則不來享要之一是父道一是母道一在園丘一在方澤一於冬一於夏自是資始與資生之道甚異感生帝之說不可用

新安朱氏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又曰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

文都相悖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面到拜時亦却望西

長樂陳氏曰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始祖其禮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厚而非淺近之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爲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也此或問禘之說夫子以不知答之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蓋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其仁孝誠敬之至積其念慮精神之極一至於此則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其於治天下之道豈不甚明而甚易哉

氏曰此章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孔氏引爲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爲祀天同歸於誤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而爲祀天兩意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

展轉支蔓何其繆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配以文武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烟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循至隋唐之際昊天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通典惑於大傳之註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代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嘆哉長樂劉氏曰禮不王不禘者謂大禘於廟非祭天地生民

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者此周人所以郊稷而思文之頌奏焉姜嫄帝嚳之元妃也姜嫄之廟在魯則曰閼宮焉帝嚳有廟於周必矣然則后稷之神靈岐嶷出自帝嚳文王既受天命以王天下尊其祖后稷以配天矣又推其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廟而祀之五年而大禘則自七廟而上至於帝嚳之毀主皆用昭穆之禮合食於帝嚳之廟乃尊其受命者文王爲祖以配之此之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鄭氏引緯書以爲禘祭太微五精帝事非經據聖人之意不如是也證以下文其理煥然矣諸侯降於天子禘之禮得行於其君廟五年以禘則自其始封之祖以不毀廟之主皆與其五廟之主序爲昭穆以合食故曰及其太祖也若王者大禘則非止及其太祖而已也又推其

太祖所自出者叙其昭穆以祭之焉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也然其有大事勲勞補於國政省錄於其君而寵賁之以禮樂則于祫極其高祖大夫三廟而已高祖以下合食於壇墠空地之上故曰于祫及其高祖也由此推而上之則天子之大禘也有廟明矣

嚴陵方氏曰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禘則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矣故禮不王不禘蓋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也或謂之間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四獻裸何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是生之有享焉故謂之四獻裸名雖不

同至於所及為適當焉則一而已此所以通謂之禘也且禘之為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毀廟三年之祫及其毀廟之祖而不及祖之所出至於五年之禘然後及其祖之所自出者焉及其祖之所自出則所及可謂遞矣此其所以謂之禘也以其祖配之則以之配食也祭畢有配食猶燕之有酬獻亦相侑之意也非特禘為然雖郊亦然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為然雖宗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大禘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如事親也宗必有配者事亡如事存也以成王之時言之文王則祖考之祖也后稷則始封之祖也帝嚳則所自出之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

見知是矣祫謂毀廟之主合食於祖廟也大夫止於二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于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也非人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建安真氏曰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自出母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如祖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常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

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至難知者鬼神之理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亦此誠而已

江陵項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者配之猶祭天地者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于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於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之所通歟

新安王氏曰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典非漢儒臆說也鄭康成以來皆言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禘非也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杜預云三年祭畢致新神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乃大祭於大廟以審諦昭穆謂之禘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帝嚳祖之所自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向禘則帝嚳東向后稷配之

諸家解見王制天子植杓章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遂疾也疾奔走言勸事周頌曰遂奔走在廟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太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野之戰是武王之大事也既戰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遂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在廟祭先祖此時乃追王太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爲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案曾

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於祖此武王所載行主案周本紀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也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關亦有館舍也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太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也若非王迹所由興不必追王故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武王追王乃定爾

橫渠張氏曰文王之志固欲成太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成其志故追王之宗廟之中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義之大者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尊愛文王之親如文王之生存所以爲達孝

長樂陳氏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以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者書所謂丁未祀于周廟是也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又曰大傳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書武成云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大傳言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然則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望或言追王在武王或言追王在周公何也蓋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

也故在享帝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文武有追王之志周公行追王之事則文王有其志而承以武王武王有其志而佐以周公也司馬遷言文王有正朔追尊太王王季姜矣書曰至于商郊牧野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敷商之旅于牧之野周語曰武王以黃鍾之下宮有戒於牧野牧野武王克紂之地也牧室牧野之室也禮曰師行必載主示必有尊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則設奠於牧室者尊行主也行主遷廟之主也鄭康成以行主爲先祖其說是矣周本紀稱武王載文王木主以行果載以行則文王之廟虛主矣爲假主以行則文王之廟二主矣馬遷之說得非惑於文考受命之說乎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孤子雖貴不作父謚王后歸於京師猶稱季姜尊不加父母也子尊不加父母而武

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者以王迹所興故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曰實維太王實始翦商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則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其始乃自太王王季也武王所以得天下其成乃自文王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集大命於厥躬記稱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春秋書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觀此則宜若文王既受天命作周改元稱王矣而記謂武王周公追王之何也蓋於是時天下之獄訟者不之紂而之文王謳歌者不謳歌紂而謳歌文王則虞芮質成之後天固已命之矣然作周而未成有所統而未集不幸九年而終至此武王周公所以正其名而追之也觀祖伊稱文王以西伯武王稱文王以文考

則文王未嘗稱王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於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則各以其職來祭故也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逡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所謂古公也季歷也西伯也皆當時之所稱也大王也王季也文王也乃後來之所追也且祖禰爲侯子孫爲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故曰不以卑臨尊也棧樸文王之詩而曰勉勉我王則當時固已王矣今又追王何也蓋當時則以王道稱之而已後世則以王爵追之也

李氏曰天言及於上帝則地必及於大示矣地言及於社則天必及於日月矣上帝言柴則大示固瘞矣而於社言祈者蓋先王之用兵也以民而所重者以食故於既事而退則祈於社此武王所以能綏萬邦而屢豐年也設奠饋食之始享至於饋食則接祭故設奠於牧室書武成曰王自殷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於牧野則於地示舉社於豐則於地示舉山川者蓋社之利民所恃以爲養而山川國之所恃以爲險固者也先王方其既事而退以民爲重故言社而不及於山川方其武成則以保國爲難故言望而不及社與人之安忘危危忘安者異矣其於牧野則先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而後設奠於牧室於豐則先告於周廟而後柴望者蓋祀於牧野則天地以尊至於豐則以告廟爲

始此祭祀之序也夫周之業固建邦啟土於后稷而實始
翦商於太王王季則始受祿而奄有四方王此大邦矣文
王則受命作周矣於武王則既事矣集大統而已是以其
追王者止於太王王季文王記者以爲不以卑臨尊則誤
矣不及於后稷者固已追王於文王之時歟是禮也豈特
周哉殷頌玄王桓撥玄王契也則追王之禮殷固具矣
東萊呂氏曰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說無疑
而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
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大王與文王乃
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然則
追王者何意嘗考之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
所以追王之也

眉山孫氏似曰觀大傳此書似與武成所記略同然祈社
自是往伐之時不在既事之日燔柴自是至豐之後不在
於牧之野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自是祀周廟之禮非設奠
於牧室三者之祭皆失其實惟追王三后當在入商未還
之時耳不知漢儒竊見古文武成舛誤之經而爲是言耶
抑自記其所聞而謬妄失實有違於經也書序曰武王伐
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此篇經文當有條理而孟
子所見雜亂如此禮記所述謬妄如此昔人謂六籍經幾
秦非虛語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
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鄭氏曰治猶正也繆讀爲穆聲之誤也竭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叙

昭穆之事上正祖禰是尊其尊下正子孫是親其親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正昆弟逾遠疏也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長樂陳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子月祭止於武廟享嘗及於二祧禱及於壇墠此上治祖禰尊之也諸侯冢子生祭以大牢庶子皆以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爲長子三年庶子期爲嫡孫期庶孫大功此下治子孫親之也兄弟期從兄弟大功族兄弟小功此旁治昆弟也周禮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記曰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

燕兄弟而棠棣之美作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而頍弁之刺興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爲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享燕有殽蒸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也以殽蒸其飲也或以夜不特如此而已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則尊者安於爲尊卑者安於爲卑然後孝慈友恭油然而生於其間人道不竭於此矣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之於宗族使不至於離且亂無他盡人道以治之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治祖禰固所以尊尊然治之以法則尊尊不能無等經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是也下治子孫固所以親親然治之以法則親親不能無殺經

曰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旁治昆弟固所以合族然治之以法則合族不能無降經曰族食世降一等是也序以昭穆謂三者皆爲先後之序若小宗伯所謂辨廟祫之昭穆蓋序祖禰之昭穆也魯語言昭等胄之親疎蓋序子孫之昭穆也祭統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蓋序昆弟之昭穆也別以禮義謂遠近之別也上曰祖曰禰下曰子曰孫旁曰昆曰弟此之謂別之以禮尊尊有等親親有殺合族有降此之謂別之以義若是則人道豈復有餘蘊哉故曰竭盡矣

馬氏曰上治祖禰所以尊之也下治子孫所以親之也至於旁治昆弟蓋睦友之道而不言之者文之略也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合族以食使之有所同

而內外之意一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疎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爲盡於此矣

慶源輔氏曰馬氏之說似善合族不止爲兄弟合族以食所以序昭穆而以禮義別其尊卑親疎也

東萊呂氏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一節便說睦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鄭氏曰且先言未遑餘事也功臣也存察也存愛察存

仁愛者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人道謂此五事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之事聖人即位所且欲先行者五事治親即前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報功謂報其有功勞者使爲諸侯之屬是也舉賢謂舉用巖穴有賢德之士使能謂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存愛謂存察民下有仁愛之心者亦賞異之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調贍者贍是優足之餘莫得其死言無得以壽終也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未暇致其詳也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爲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者夫正之以善之謂治予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忘之謂存而愛

則人之所不可忘者也君子仁民而愛物則存愛者主物言之也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爲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聽其可否而後治之使正焉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夫治外者必自內始故先言之以治親賢者去就在彼而我所不可得而制則舉之能者去就在我而我之所得而制則使之而已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可謂有良法矣然而無仁心仁聞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卒之以存愛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察存仁愛者蓋啜羹於膾其持心不同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此後世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刻薄之徒進而仁愛者不見察民始莫得其死矣無不足力也無不贍財也後變聽言治聽而後

治之也聽之以德治之以道

李氏曰夫古帝王之平章百姓必始於睦族治天下必自乎齊家故一曰治親成大功而以民爲王者聖人之所賚也故二曰報功賢者服休者也故三曰舉賢能者服采者也故四曰使能愛者曰予好德者也曰予好德則錫之福故五曰存愛夫治親則天下不遺其親報功則天下不遺其力尊賢則樂於德使能則勸於藝存愛則篤於仁治親仁也報功義也尊賢使能知也存愛仁也仁者人道之終始也故曰必自人道始矣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建官惟賢所謂舉賢也位事惟能所謂使能也重民五教則自治親始也崇德所謂存愛也報功則與此同也大傳尊賢序於治親之後武成建官言於五教之前者蓋始乎治

親者治天下之常也待仁人有過於周親者時隆殺之義也紕繆者被飾綿密之意有所被飾而不能周曰紕物有被飾而過實曰繆

長樂陳氏曰湯有天下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武王有天下崇德而後報功周官八統進賢使能然後保庸先王於有功者非不報也特在進賢使能之後耳後世不然故晉文反國先賞從亡衛獻及郊先賜從者漢高就業先封諸將類皆急勲勞而緩賢能以報功繼治親以舉賢使能後存愛豈漢儒之說歟

慶源輔氏曰旣已舉賢使能則存愛不可如鄭說仁而不謂之賢可乎五者無非爲民而曰民不與焉何哉言未及於民事如勞來勸率賙給之類也親親存愛仁也舉賢使能義也聖人之治天下仁義而已矣始曰親親終曰存愛

則又以仁爲本也仁體也義用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褱

孔氏曰此廣明損益之事權度量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校也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正謂年始朔謂月初王者得政改故用新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車馬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各隨所尚之正色也殊別也徽號謂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周禮九旗是也器謂輅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

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此諸事可變革與民爲新者也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法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衣服者法制之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爲政之術則先之以謹權量而王制巡守之所觀則終之以衣服皆此意也衣服言其制服色言其色而徽號者帝王之所稱非所謂旌旗者也又曰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則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是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其有敝法哉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象其事象

其名號大司馬仲夏敎菱舍辨號名之用詩曰織文鳥章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鄭氏曰徽旌旗之名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晝事以名號待夜事則徽號者徽織之號也許慎曰有盛曰械無曰器然器足以兼械械不足以兼器則械者戒備之具而已必曰有盛曰器非也

嚴陵方氏曰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矩準繩衡皆始於此故也權之輕重度之長短量之多少及其久也則不能無差故立以定之文章蓋言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壞故考以成之正朔者天之所爲則改之而已服色者人之所爲故可易焉徽號者天子之美稱也以道則稱皇以德則稱帝以業則稱王此之謂殊徽號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之謂異器械虞夏殷

周之養老或以深衣或以燕衣或以縞衣或以玄衣此之謂別衣服此七者治之法也法有變要在通之而不倦故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慶源輔氏曰殊徽號陳氏方氏說爲優器械則兼夫旌幟矣然廁於器械服色衣服之間則又似古說及陳氏後說是當考所得與民變革者則知聖人之治有所更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民心固非私意所能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四者人道之常

嚴陵方氏曰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其數雖不同所以爲親親之義則一也有祖有父有曾有高其名雖不同所以爲尊尊之義則一也四世而總五世祖免疏戚雖不同所

以爲長長之義則一也父則隆於母夫則隆於婦兄弟則隆於姊妹其位雖不同所以別男女之義則一也此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要在久之而不易故曰不可得與民變革也既曰變又曰革何也天下之理因之則有常革之則有變因革則存乎人變常則存乎事人與事常相須而已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文也文則應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則理有不可易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可得而變革者經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際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

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爲子取而自納焉

孔氏曰自此至可無慎乎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男女有別之事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已姓之妻夫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際會合之事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鄭註衛宣公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見桓十六年左傳楚平王爲太子建取秦女自納之見昭十九年左傳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嫫訥賜姓曰嫫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嫫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族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

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曰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長樂劉氏曰宗者一族人倫之主也天子諸侯尊崇雖其子之親非嗣厥位則莫可得而禰之也是以同姓之親必崇其宗崇其宗則五服各有倫類所以辨親疏定長幼明尊卑繫昭穆也正其一身而人倫之道備焉者宗以正之使然也故先王之禮同姓人之昏嫁祭祀燕饗食飲必稟於大宗仕進出入饋遺往來亦如之合族屬者屬猶繫也父之黨則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則序之以長幼合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娶異姓之女以爲己親

彼雖無服可以娶矣而其名在昭行則不可娶之以爲婦名在穆行則不可娶之以爲母此謂治其際會也故名著則男女之尊卑自分而匹偶不失其序焉

嚴陵方氏曰從宗者從大宗小宗也主名者主母婦名也從宗所以合親疏之族屬主名所以治昏姻之際會於衆而聚於一者謂之族若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繫於大者謂之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上下之交謂之際彼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於諸侯者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也言同姓從宗則異姓非不然也以同姓爲宗之所主而族屬之所繫焉不然則離故也經曰婦人從夫其謂是歟異姓主名則同姓非不然也以異姓則名之所難辨而際會之所因焉不然則亂故也經曰合二姓之好其謂是歟名著而男女有

別者尊者爲父親者爲母而父母之名著矣外則爲夫內則爲婦而夫婦之名著矣此男女之所以有別也至於父之與夫而名著乎外則男又有別矣母之與婦而名著乎內則女又有別矣

馬氏曰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同姓從宗所以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所以治際會也際會謂男女際會之時名著則男女雖際會而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東萊呂氏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

也

鄭氏曰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

孔氏曰此言他姓婦人來嫁已族本無昭穆於已親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已之母行也其夫隨屬於已之子行者其妻皆已之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叔之列即謂之爲母也來嫁於已之子行即謂之爲婦也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則淫亂易生

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繫於父子之別嫂婦無長幼而長幼繫於兄弟之倫故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世叔於婦亦大功以其相遠而親之也兄公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與叔亦無服以其相邇而遠之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無慎乎

鄭氏曰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人治所以正人也

孔氏曰此論兄弟之妻在已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旣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爲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鄭註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也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成親爲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無服以

疏遠之全同路人恩親不接也名謂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須慎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之與弟長幼而已非尊卑也而謂弟之妻為婦者蓋推而遠之別嫌耳以弟之妻為婦則可謂兄之妻為母則不可矣然止謂之嫂者蓋男陽也陽宜伸女陰也陰宜屈以女宜屈故弟之妻可謂之婦而從卑以男宜伸故不可謂兄之妻為母而從尊也是以叔不服兄之妻而婦服夫之兄屈伸之理蓋可見也然而嫂雖少當敬忌如叟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別嫌歟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山陰陸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也若子路者猶以為迂故曰可不慎乎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遠絕兄當撫幼弟如父故康誥以兄不念鞠子哀為大不友嫂當撫幼叔如子故唐賢有鞠於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所以莫急於正名也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孔氏曰自此至周道然也論殷周統叙宗族之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總麻是服盡於此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承高祖為四世而總麻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

則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不服祖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之親也以其疏而不足於哀也致其思而已故服謂之緦焉五世者三從之外也以其尤疏但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故謂之祖免焉六世雖不變吉可也

馬氏曰服有五者蓋其親有隆殺則服有精粗故四世而緦者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至於五世則宜其無服而先王不忍遂絕之也故爲之祖免之禮所以殺同姓也免者如冠廣一寸加之於首所以示其吉祖者祖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所以爲殺同姓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五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鄭氏曰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

孔氏曰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既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否記

者以周法答之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異於殷也鄭註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爲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別於上庶姓氏族之謂也云姓世所由生者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爲氏姓也云姓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云始祖爲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者漢同宗有屬籍也

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爲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嚴陵方氏曰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正姓始祖也庶姓高祖也氏別於上而親盡於下則既五世矣疑若可以通昏姻焉然繫之以本姓而弗別綴之以族食而弗殊在殷而上禮質而親故五世而昏姻可通由周而來則禮文尚嚴雖百世不通曰周道然者言周所行之道如是也周官言定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小記言婦人不知也則書氏則殷無所繫可知堯舜同出於黃帝而堯以二女妻舜則自殷而上通昏姻

可知曲禮曰取妻不取同姓則周之不通也明矣

東萊呂氏曰禮記庶姓即左傳所謂氏族如襄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蓋崔與東郭皆是氏其姓同出於姜自姜姓中分別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有所謂東郭氏此便是庶姓別於上也戚單於下蓋親盡也

慶源輔氏曰自野者觀之宜若可以通昏姻矣而周道則不然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必如是而後仁之至義之盡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鄭氏曰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

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孔氏曰此經明服術之制親親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尊尊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也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下有六等鄭略舉夫妻相為而言之

馬氏曰術者言其所由服之制有五而術則有六其詳至於如此者所謂喪多而其服五上附下附是也親親者門內之喪門內之喪則必以恩掩親而以父母為首故為父母斬衰此親親之重也尊尊者門外之喪門外之喪則以義斷恩而以君與臣為首故為君斬衰此尊尊之重也名者自彼而適我也出入者自我而適彼若姑姊妹之服是也方姑姊妹之未出則其服重其已出則其服輕所謂姑

姊妹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從服者言其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

山陰陸氏曰親親下所謂自仁率親是也尊尊下所謂自義率祖是也三曰名所謂名曰輕名曰重是也四曰出入所謂一輕一重是也鄭氏謂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意則祖重而父母輕是之謂出入

氏曰鄭康成謂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長幼成人及殤其說是也謂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以嫁者爲出在室者爲入然在室者於兄弟有長幼之服於姪姁有尊卑之服入非在室者也周官媒氏判妻入子皆書之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以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然則大傳所謂出入蓋此類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鄭氏曰屬從子爲母之黨徒從臣爲君之黨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孔氏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別有六種屬從者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爲其支黨鄭註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徒從者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以下鄭註所引並見

服問篇公子之妻爲本生父母期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從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公子被君厭爲已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妻自爲其父母期爲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爲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爲皇姑服期是從輕而重也嚴陵方氏曰以非正由於已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若母爲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子爲母之黨服是從之而已若君爲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臣爲君之黨服是從之而已是則屬從與徒從也推此餘可知有所繫而從則曰屬無所繫而從則曰徒屬從由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先王之於服術仁之至義之盡也故率親

則自仁率祖則自義餘亦見服問

東萊呂氏曰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而輕妻爲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反有從有服而無服所從者自有而已乃無服

山陰陸氏曰無屬而從謂之徒從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鄭氏曰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仁恩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循親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漸輕故名

曰輕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義宜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爲恩深故亦然矣

嚴陵方氏曰言率親以知率祖之爲尊言率祖以知率親之爲禰親親仁也以禰之親故自仁率之尊尊義也以祖之尊故自義率之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焉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禰則即世以降焉故曰順而下之至於祖名曰輕者隆之以仁而親爲重故也至於禰名曰重者制之以義而祖或輕故也或輕而斷以義或重而降以仁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之爲言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亦義而已

馬氏曰以祖對禰則禰爲仁以禰對祖則祖爲義祖以義爲主禰以仁爲本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以至於祖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以至於禰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唯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得不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於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於禰名曰重輕則總麻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孔鄭說鑿

金華應氏曰自從也仁恩之厚於親者無極以仁率親逆而推於祖乃漸殺以是較之則謂之曰輕義道之施於祖者有節以義率祖順而及於親乃愈隆以是擬之則謂之爲重非故欲爲是輕重之差乃其理之不容不然耳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鄭氏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絕宗之道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

長樂陳氏曰君之於族人主乎愛而失愛則疏族人之於君主乎敬而失敬則褻以失其愛則疏故有合族之道所以明其親親之恩以失其敬則褻故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所以明其尊尊之義不能親睦九族燕樂同姓與夫恃親而不恭者豈知此哉

東萊呂氏曰君有合族之道如詩所謂飲食燕樂同姓是也君雖絕宗而恩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謂族雖有尊卑爲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叙列君至尊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尊尊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氏曰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

孔氏曰上經論人君絕宗自此至之義也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小記辨明上士下士此則總而言之又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小記已備釋之

長樂陳氏曰庶子之所以不祭不敢瀆其祖於上也所以不得爲長子三年不敢重其嗣於下也上不敢瀆其祖下

不敢重其嗣皆以已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禰而亦繼之以明其宗則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文止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爲長子斬者蓋亦不繼祖與禰故也蓋不繼祖大宗之庶者也不繼禰小宗之庶者也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言斬則知其有三年之期言三年則知其有斬之服蓋亦相爲表裏而已嚴陵方氏曰適子爲宗宗則承家主祭焉庶子非宗也故不得祭以明其主焉小記言不祭祖又言不祭禰者蓋言適士官師之辨耳其所以言庶子不祭之義則一而已故於此則統而言之東萊呂氏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如曾子問所謂供其牲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新安朱氏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爲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則其尊宗以爲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禮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條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何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子得立二廟

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以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鄭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謂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

孔氏曰前旣云明其宗故此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爲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爲祖也鄭註若始來在此國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亦謂

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也族人與之爲絕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

晉賀氏曰庾亮問案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支昭穆歷百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義惟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紀上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旣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

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總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爲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適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始別子之宗者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齊衰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土總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

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 又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非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糾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意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宜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

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通典

橫渠張氏曰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藍田呂氏曰國君之適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爲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別子之母弟雖適子與羣公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爲先君一族之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別子爲祖繼子爲宗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爲繼禰繼祖之小宗

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此謂繼禰者爲小宗每一君有一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即桓公大宗者乃桓公一族之大宗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爲先君大宗之祖羣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爲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爲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追立庶長爲別子以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而以其子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絕後也若君之正嫡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己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爲其先君一族

大宗之祖沒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如大宗法
國君主先君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大祖而下爲先君子孫
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別子爲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
敢禰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
非統別子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也又曰繼別子之所
自出宗子又曰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
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宮同財有
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皆今可行仍似古法
詳立條制使之遵行以爲睦宗之道亦無所害於今法可
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雜議又曰古之
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乎
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
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於祖廟不主乎祖宗故天子之元

子爲天子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子爲諸侯諸侯不敢
祖天子而自爲一國之大祖故諸侯之元子亦爲諸侯之
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子爲大夫大夫亦不敢祖諸侯而
自立家爲別子之祖繼別者爲宗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
宗而百世不遷者也小宗有四世則遷者也故繼高祖
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於高祖故
高祖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於繼祖繼曾祖繼禰所祀
所宗莫不倣此故其所記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家政而宗
之者皆聽命焉諸侯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唯小宗若可
行於今然士大夫廟制世數之等與宗子族食之差其詳
可得聞歟至宗必以世適有才不才間有所廢置辨之則
宗法壞不辨則家政不行支子不祭必告於宗子古者仕
不出鄉則支常得與祭於宗以今之仕者出處之不常將

有終身不與者可乎至於尊祖奉宗之心或奪於貴富同財歸資之法或廢於私藏嚴之則賊恩寬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於宗子乎將使家政脩宗法舉嚴祭享謹冠昏貨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親之道至於祖遷宗易而後已亦有道乎策問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莫不有孝弟之心親睦之道先王因其有是道而爲之節文故立爲五宗以糾序族人而使之親疏有以相附赴告有以相通然後恩義不失而人倫歸厚此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也蓋諸侯之適子孫則繼世爲君而支子之爲卿大夫者謂之別子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立宗而爲大宗所謂繼別者也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其適子弟之長子則謂小宗所

謂繼禰者也又禮書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

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

東萊呂氏曰別子爲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爲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爲別子繼別爲宗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爲大宗繼禰者爲小宗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爲大宗則繼公彌者爲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爲小宗不繼祖故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適子繼世而爲君非別弟之所敢宗諸侯之於庶子不爲之服而子亦不敢私相服故君命長弟以統之使夫不敢宗君者有所宗不敢相服者有以相服此宗道所以立也別子爲祖者適子既爲諸侯則別子乃大夫耳大夫不敢祖諸侯故自別爲祖焉別子即庶子也然庶子有二例別而言之妻之子無長幼皆爲適子妾

之子無長幼皆爲庶子合而言之自繼世之子爲適子其餘雖妻之子亦庶子而已猶之天子之伯叔兄弟則爲同姓昏姻之國則爲異姓非昏姻之國則爲庶姓合而言之自伯叔兄弟之外昏姻與非昏姻之國皆異姓而已此之所言別子是也以其得繼別子故得成家主祭而爲宗禰即別子之庶子也以其非適故不得繼別而爲大宗已自立爲祖使其子繼之是爲小宗也以繼禰者爲小宗則繼別者爲大宗矣

盱江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盡於高祖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

親非睦乎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鄭氏曰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鄭註云世適也前文云繼禰者爲小宗今此云繼高祖無小宗之文故鄭註云亦小宗也鄭以經繼高祖爲小宗何以前文云繼禰又釋此意謂前

文繼禰者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爲別子適子之弟所生之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爲小宗因別子而言也此經云繼高祖上文云繼禰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鄭云曾祖亦有也五宗者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八五宗也尊祖故敬宗總結大宗小宗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新安朱氏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註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橫渠張氏曰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

遷言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禮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宗族之禮也

藍田呂氏解見前

長樂陳氏曰大宗則一故雖至於五世之外猶爲之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則有四有繼禰而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爲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爲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爲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絕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所以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餘見前解

嚴陵方氏曰繼別子即別子之子也別子之子出自別子故謂之繼別子之所自出繼別子者既爲宗矣而其子又宗之世世不絕故曰百世不遷也至於小宗族人宗之五世則遷遷則變而別爲之宗矣夫宗以承祖之家者也尊祖於上故敬宗則尊祖之義在其中矣

東萊呂氏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蓋諸侯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所自來故敬嫡也

盱江李氏曰吾於五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外疏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其同姓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廢正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繼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

五言六
禮言集言卷八十三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鄭氏曰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孔氏曰以前經明卿大夫自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有也

河南程氏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適子即繼父爲大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禰之却是禰也

山陰陸氏曰君有適兄弟使爲大宗以統公子是之謂大宗而無小宗鄭氏下文註謂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是也君無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小宗而無大宗鄭氏謂無適而立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是也若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是之謂無宗亦莫之宗鄭氏謂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也

金華應氏曰宗法自一而五自五而衍之以至於無窮而

其初派而未長獨立而無副者則惟一而已故或無大宗或無小宗或莫之宗亦此也然此其始出亦或有數傳而不增若五世無他枝者焉族之衆寡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然宗法則常存而不可廢維持培養而忽焉滋榮長茂則始而寡弱者亦能以蕃衍盛大此所謂縣縣瓜瓞也先王之世有千百年禮義之家而後世鮮三數傳詩書之族可嘆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也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公子有宗道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爲宗爲下起文也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爲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兄與庶公子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公子既有大宗小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適今公子爲大宗謂禮如之非正大宗故鄭註云如也云死爲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爲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

齊襄三月者同喪服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爲大宗則不復立庶爲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云無適宗庶者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爲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爲同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爲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是也公子唯己而已即前經無所宗亦莫之宗鄭註遙釋前耳

晉范氏曰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兄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嫌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小宗之義則大宗自了然也所以統大夫庶宗

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大夫也所以止舉大大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爲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

通典

晉曹氏曰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爲之宗宗立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爲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爲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弟代己爲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

通典

嚴陵方氏曰士大夫即公子也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爵爲士大夫故曰士大夫爲猶使之也使其庶公子宗其適公子焉即上言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至於有小宗而

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皆公子之宗道而此不釋之者舉大以該之也雖然所謂有宗道者非特公子而已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民間而致位士大夫者亦同別子之義經之所言舉一端而已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所謂無宗亦莫之宗是無宗道也故公子之公爲此公子求其上行先君之昆弟適者使爲之宗以統公子此公子之宗道也即上行無適以其先君庶昆弟爲小宗以統之

東萊呂氏曰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適則須令庶長權攝祭事傳至于則自宗矣

藍田呂氏說見前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鄭氏曰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踈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總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爲族屬既絕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有親者各以屬而爲之服故云親者屬也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斬於五世則恩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爲絕族而從旁及之服特親者各以親踈屬之也服不及於六世而昏姻乃百世不通者仁之所施有宗而義之所別不可已也然所謂絕非特此也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妻於夫家與族齒其出也與族絕族絕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所謂無施服然夫妻

則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道故爲出母期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服傳作施蓋古者移施通用

嚴陵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絕故也有恩則有服以其恩絕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即非其所屬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從重而輕是之謂移服東萊呂氏曰絕族無移服謂四從兄弟無服者推也推不去親者屬也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鄭氏曰親親言先有恩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親以至尊但敬宗收族宗廟嚴社稷重禮俗成天下樂之而無厭倦自仁至於禰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此論親親之道

嚴陵方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終始乎親親也

慶源輔氏曰人道不過仁義親親仁也尊祖義也推親親之仁至於尊祖則義也率尊祖之義而至於親親則仁也仁義之極則一故曰人道親親也又云親親故尊祖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

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鄭氏曰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孔氏曰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宗是祖之正胤故云敬宗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是也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以下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並立宗之功也先嚴宗廟而後社稷重百姓百官也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刑罰得中上無淫刑濫罰則民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天下

皆足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成功也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民庶樂而不厭也引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

河南程氏曰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嚴陵方氏曰親其所親則推而上之至於親之所親親之所親則尊矣故曰親親故尊祖有祖而後有宗宗者五宗也有宗而後有族族者九族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屬雖以祖禰而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以共承宗廟之祭祀宗廟雖以有土穀而後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之基業故曰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有社有稷必得人而共守是以重社稷故

愛百官族姓也有愛人之心則刑不濫故庶民安其生而樂其業則農者生財於田野商者通財於道路而足以致其用故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志成也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矣則爭鬪之患息和平之氣通故曰然後樂王者功成作樂其以是歟樂者樂也不顯不承則親親尊祖之義也無斁於人斯其樂之意也故引詩之言以明之然上言愛百姓非不愛庶民也蓋政自貴以及賤耳下言庶民安非百姓不安也蓋賤者已安而貴者可知矣臣以安社稷爲事上言社稷故繫之以百姓刑不上大夫下言刑罰故繫之以庶民而已

山陰陸氏曰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反是而已彼輒父子親親之義滅矣雖

曰尊祖是卑之也誠若詩所云可謂樂矣樂未有大於此者也彼於論鼓鍾末矣

東萊呂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此一條之綱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儒者之道始於親此非是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只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二本皆是汗漫意思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宗族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耶宗廟嚴故重社稷者蓋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社稷國以民爲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君誠愛民則謹於刑罰刑罰無不中矣庶民安謂民有定居而上不擾之

五百六十七
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愛下下亦愛上此是第一件其次
歡欣奉上樂輸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豐萬物盛多財
用足故百志成者雖有此志而無財以備禮則志不成財
用既足則祭祀合族皆可舉矣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禮俗不可分為兩事且如後世雖有籩豆簠簋百姓且不
得而見安得習以成俗故禮俗不相干蓋制而用之謂之
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如春秋祭祀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
之刑是儀刑之刑須是二者合為一方謂之禮俗若禮自
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且如成
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成王豈非是能
承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禮俗成後
方有此意思惟王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此言無斁於人
斯之意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

慶源輔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率仁而義也敬宗
故收族率義而仁也

新安朱氏曰承尊奉也斯語辭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
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新安王氏曰此詩頌文王之德記此傳者即以之明己意
耳不顯顯也不承承也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而宗廟嚴豈
不顯乎推其效至於財用足百志成禮俗刑豈不承乎禮
俗刑而民樂豈非人之無斁乎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六
少儀第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嚴陵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主於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乎少時所習而已

山陰陸氏曰內則曰十年學幼儀則此篇其類也

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爲小其意以爲所記者小節耳聖人之道本無大小以此爲小孰能爲大少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則少者所以副其大是儀者所以副其禮也有大無小何以見其用伊川先生曰灑掃應對即形而上者之事豈不信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

四百七十三
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一
曰某固願見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拒斥主人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雜明細小威儀不復局以科段記者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故曰聞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也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傳命者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己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某願聞於將命者耳階進也人升階必上進主謂主人也客宜卑退不得進斥主人

也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畧之固義亦同上

長樂劉氏曰古者朋友往來賓主相覲同用一禮於是傳命共爲一辭若士相見載於儀禮用以一天下之禮俗也此少儀所以載於經乎曰聞者謂三代先王既行其辭於舊俗間或衰墜而知禮者未盡殞滅故曰聞焉願聞名於將命者謂至於門外擯者請事荅以辭不得階主述其崇德之意不敢由階升堂直見主人之謂也

金華應氏曰古禮廢壞辭命不審擯詔不嚴交際之義能盡其敬者固鮮然分勢之隆崇者又未免亢焉而不接人臣之見天子昧死而後言頓首而後請其辭曰陛下下僚之見上官庭趨而後進升階而屢降其辭曰閣下亦幾於阻絕而不通矣夫將命者人也人則有可通之情陞階門閣

地也地則無自通之路噫安得以少儀之辭而語之哉
嚴陵方氏曰聞言所記之事非由於己見乃聞之於人爾
君子者有位有德者之通稱也辭則表記所謂無辭不相
見是矣將命者蓋將奉主人之命而傳道之者也亦擯詔
之類歟論語言將命者出戶是矣願見君子而曰願聞名
於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先欲聞其名以其不
可指斥而與之亢禮故止言將命者而已不得階主蓋言
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隆殺之辨也
山陰陸氏曰主主尊者階階敵者不得階主亦詞也若曰
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爾
新定邵氏曰諸家解釋不得階主未甚分曉以愚觀之階
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求見君子者

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爲之階
主爾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正此意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鄭氏曰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
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
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
見

孔氏曰前二條明始相見此經明已相見而疏者尊者敵
者皆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數
飜曰聞名者亦獎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
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瞽者其來不問
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於將命者

嚴陵方氏曰罕見以其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於敵

者亦曰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聽役者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

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以下明凶事相見也往敵者喪家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皆是比方其事童子往適他喪不得與成人爲比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貴者之喪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衆庶所致役也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

四布是也

嚴陵方氏曰比猶比之匪人之比言願比於將命者以俱給事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

孔氏曰此經論臣致物於君及敵者之辭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若朝會出往他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貨貝略舉其梗槩耳君尊備物不有乏少故不言獻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有司主典君物者也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嚴陵方氏曰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

司資謂糴秣之資蓋所以惡其瀆也王藻曰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蓋謂是矣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臣致祔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祔親者兄弟不以祔進

鄭氏曰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不以祔進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

孔氏曰此明送凶祔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祔祔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祔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斂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賤主君衣物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祔註云無祔者不陳不以斂鄭註

周禮云物謂文織畫繡之物送敵者無謙故云祔也親者相祔但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進謂執之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祔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鄭氏曰甸謂田野之物

孔氏曰此言臣為君喪進物之辭納為獻也納入也甸田也言此物是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

賵馬入廟門賵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鄭氏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賵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戰

伐田獵之服非盛者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

孔氏曰此一節論贈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贈贈副亡者之意既送亡者遂入廟門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大白兵車革路之旗並爲送喪之從車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入廟門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 庾氏曰禮既祖訖而後贈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鄭氏曰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

孔氏曰此一節明賻者授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

若人饋物主人自拜受之有喪主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鄭知舉以東者雜記云舍者入升堂致命坐委于殯東南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祔者賻者並然若賻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殯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東謂幣之屬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氏曰不坐由便也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相授受之禮坐亦跪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爲禮受立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已以物授尊者之立此二事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屈身故也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

授受

嚴陵方氏曰曲禮所謂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是也此兼言受而不及坐彼兼言坐而不及立亦互相明不坐謂不跪也與曲禮坐而遷之同而與授坐不立之坐異凡此所以周旋於禮以致其曲而已或直情者則雖授受於立固有或坐者矣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君子不責也據此禮雖致曲不責人盡能曲禮所言雖若已煩君子不以爲苛者有恕存焉耳然則聖人禁其大者故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新安朱氏曰案此句文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

慶源輔氏曰性之直者徇禮而不度宜跪固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鄭氏曰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賓主之節說屨於戶內者一人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尊長在則後來之衆皆說屨戶外

孔氏曰此一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至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席衆入戶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爲尊闔謂門扉排推門扉說屨戶內者止尊者一人而已先有尊長在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說屨戶內也

山陰陸氏曰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宜承道替亦然脫亂在此

慶源輔氏曰物畜然後有禮故衆心有所尊也若說屢於尊長前非禮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疑在躬

鄭氏曰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也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賓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品味穀饌也亟數也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穀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某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乎謙退之辭鄭註不斥人此之兼賓

主也師氏告國子三德三行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保氏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賓主相問以道藝則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信然後不疑有諸己之謂信則疑固不可以存躬矣

慶源輔氏曰凡問當有疑辭不可必其然也舉此二事以例其餘品味曰亟食者數食則其所嗜也清明在躬宜也有疑而不求師親友以決之使之在身而不去是自弃也講義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人不疑其貪者視之如無也見富貴財利則有欲之之色安能使人不疑其貪乎在吾

身有可疑者莫甚於此故此先言不疑在躬而下繼以民械重器大家三者

金華應氏曰案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鄭氏曰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大謂富之廣也訾思也重猶寶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明賓主之禮客至主人之家不度民械使已亦有也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客不思玩主人珍物重器若思玩之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嚴陵方氏曰民備械以待敵苟度其利否則是與之爲敵矣大家謂貴臣之家梓材所謂達大家者是也以賤而願貴則僭亂之原不可遏洪範五福不言貴者以此重器謂

若九鼎之屬訾與國語訾相之訾同

慶源輔氏曰械猶機械不逆詐之意民有械而度億詐也眩小慧而入大惑知者不爲也居室以苟完爲善用器以粗給爲足

新安朱氏曰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鄭氏曰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絜清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

孔氏曰此一經明主人爲賓灑掃之事汜廣也大賓來外內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拊也拊是除穢埽是滌蕩若拊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胸前搗箕

之舌也持箕舌自嚮曾前不得嚮尊者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鄭氏曰不二問謂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義與志與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問卜筮之法當正己心志若貳心不正則卜筮妄告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爲卜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爲之卜筮

長樂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二問也則擇義以爲主而不敢徇其志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以義蔽志爲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上

徇其志者也大卜之所弗筮焉

慶源輔氏曰問卜當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志不必義也必義而後可卜而不可行險以僥幸矣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季昭惠伯曰即欲有事如何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否又曰易不可以占險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帷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也寢則坐而將命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燕見謂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遇於道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卑褻喪不帷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至不翼皆端慤所以爲敬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爲之可命有所傳

辭也坐者不敢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卑幼奉侍於尊長諸雜儀卑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見已則面見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得問何往也弔於尊者當俟朝夕哭時不非時而獨弔侍坐於尊者若即使已不知琴瑟而鼓之不敢無故畫地不弄手翬扇也雖熱不敢搖扇皆以爲敬也寢卧也坐跪也若尊者眠卧而侍者傳辭當跪前立則臨尊者也

嚴陵方氏曰琴瑟固常御之樂然非尊長使之執則不敢執深衣言舉手以爲容玉藻言手容恭則手未始無容也言雖或無容當暑亦不可持翬

山陰陸氏曰侍坐應使故以不使爲弗若曾點鼓瑟希不必使也然則弗使不執琴瑟亦禮爲之大坊而已有不皆也

慶源輔氏曰旣已非我屬行雖幼穉亦當尊敬之矣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遇於道可隱而不隱則教已見而不面則忽尊者於卑者則可問所之琴瑟自養之具雖無故不去而侍於尊長不使亦不執古者席地而坐故云畫地則不容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用不擢馬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謂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於尊者與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孔氏曰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頭爲

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臠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隻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矢謂投壺箭也若拓若棘爲之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手并抱投之也擁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灌猶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觥投壺立筭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

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二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己勝也

山陰陸氏曰約矢言約長者之矢意若欲中擁矢言擁長者之矢意若欲入如是而勝非求勝也客雖勝亦洗而以請後言不角不擢馬使不蒙如也不角示無所爭也不擢馬者雖以彼馬從我馬不擢我馬在上示無所矜也

新安朱氏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爲耦而及投壺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恐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前也
臂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入右腋下申之於
前覆苓上也步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爲君僕御之法凡御則立令守空車則
坐右帶劔帶之於要右邊也此謂初御法僕即御者也帶
劔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在中君在左若左
帶劔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
君面嚮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
綏之末於面前拖諸臂者拖猶擲也亦引也綏申於面前
而擲末於車前臂上亦云引之置車臂上也苓車前欄也
亦名爲式故詩傳云幘覆式與此同以散綏升者謂初升
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
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

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新安朱氏曰以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劔
負綏而擲綏末於臂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
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
綏而拖諸臂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爲環兩頭相屬故
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
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臂上君升則還
身向後復以覆臂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
也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爲君御者之事蓋
劔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
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鄭氏曰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朝廷曰退近君爲進燕

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

孔氏曰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歸退之辭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理去必由於尊者朝還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冉有退朝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褻主於歸家也師役之中欲還則曰罷勞

長樂陳氏曰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幾於簡賢矣朝廷曰退者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為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師旅之意事干于國不敢言歸動衆之為懼也曰已疲勞不勝其役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退不必請也即請嫌欲主人留已朝廷之上宜退而已燕遊曰歸言當返也詩曰不醉無歸雖君子

之厚意猶不敢忘此詩役曰罷未有不罷者也雖曰如虎如貔然猶如此

新安朱氏曰按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註引春秋傳疏以為用何休註傳無此文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鄭氏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孔氏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及尊者忽問日之早晚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卧息或侍者此時假

令請退也

山陰陸氏曰氣不足則欠力不足則伸運笏澤劔首不無所事也

慶源輔氏曰運笏示欲指而起還履示欲著而起澤劔首則意不在已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臣之事君欲請爲其事必先商量量意可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爲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云亦然然故上無怨然猶如此也事君若能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

故下遠罪

長樂劉氏曰事君所以行其道非苟祿也已才雖可任富量其君之德與己協否協然後入其朝則道斯可行而君臣合德矣故入而后量其君之不已協也進退皆難拂之則害身從之則失手君子不爲也孔子不假蓋於子夏量其心意之不樂非重蓋而輕其師也然則君子之於人也保其仁義終而始之不以外物失其往來之義矧於其所從事者乎故上無怨而遠於罪無所入而不自得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彼有量而我量之之謂量量有大小受不可過也人亦如之量大者乃能受大言量小者止能受小言而已入謂進言也表記曰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則進言謂之入也明矣事君量而後入者量其大小可否而後入其言也苟入而後量則無及矣凡乞

假於人爲人從事言亦必量其可否而後入其言也
馬氏曰事君者三揖而進其進之難非苟謙也懼其義未
合也一辭而退其退之易非苟廉也恐其過已形也此量
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者蓋諫期於必行言期於必聽無讒
諂以爲間無沽訐以取禍則臣之將入豈可不量哉古人
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後量者莫如孔
孟伊尹處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必量成
湯可以爲此又必待成湯三往聘也然後入爲阿衡之任
周公居東遠則四國流言近則主不知必量成王將出迎
也又必待成王是以有袞衣而歸也然後入處上公之職
量而後入者也孔子在魯欲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子之行
蓋知魯終不我用也孟子在齊欲以萬鍾之祿授之孟子
之不受蓋知齊終不我用也不入而後量者也

慶源輔氏曰入謂進入也方氏謂進言曰入可也然入不
止於進言進而委質進而任事皆入也若乞假於人則正
於言矣爲人從事豈曰言乎孔子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
孟子之久留於齊蓋皆量其君也上無怨謂下無怨上之
心也不量而入上不我用則怨心生矣君子成己所以成
物故其效如此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鄭氏曰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不旁狎妄相服
習終或爭訟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
舊不遺則民不渝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僚類當自矜持之事人當正視不得
窺覷隱密之處旁猶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
致訟也不戲色言人當尊其瞻視褻慢則失敬也

山陰陸氏曰不旁狎雖在側不狎也不道舊故不道人之舊故即故舊應言故舊不戲色色容莊

新安朱氏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講義曰不窺密者慎獨也不旁狎者誠已也不道舊故全交也不戲色正容貌也四者皆學也

慶源輔氏曰密謂人之所隱人且密之已可窺乎不旁狎近猶不可狎況遠乎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時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役爲

也

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之道君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強留而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謂謂以惡爲美橫求見容君政怠惰臣當爲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埽蕩而更立新政也鄭註爲謂助爲也社稷之臣謂爲助社稷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君有過焉諫之使正可也訕之則不恭矣諫之不從而去焉可也疾之則大傷矣頌而無譎則所頌爲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爲正事弛而不力爲怠故張而相之事弊而無用爲廢故埽而更之臣之事君如此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夫然後休功足以固王業而人人各安其居和氣足以召豐年而人人各得所養謂之社稷之

役其以是歟必曰役者以其不勞於社稷故也

山陰陸氏曰諫不得已也而有驕志則幸君之失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謂之役以此即進於此君之德政廢怠吾知有去而已羔裘之詩是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譏以是諫非易失於驕志怠則張而助之事廢則掃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者凡所以竭誠效力如此者爲社稷而已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徇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徇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也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工依於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游於說謂鴻殺之義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或爲甲毋訾衣服成器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爲人之法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瀆慢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於三德教游於六藝鄭註三德周禮師氏職文六藝保氏職文說論說規矩法式之辭工當依附於規矩尺寸之法式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鄭引考工記文證說是說法度之意彼說鑄鐘或薄或厚聲之震動其聲清濁由薄厚而出新安朱氏曰拔來報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

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閒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講義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應物也來則迎之未嘗拔之使至往則將之未嘗報之不已神人異道不可雜擾故曰毋瀆神孔子所以敬而遠之也枉而復循之則非所以改過故曰毋循枉左氏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也未至之事不可測故毋測未至孔子所以不逆詐不億不信也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依於法者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焉若規矩準繩所謂法也

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昔子貢觀於魯廟北蓋皆斷以問孔子孔子荅之以官致良工之匠尚有說也所謂說者如此衣服所以致飾成器所以致用苟區區言之則奢侈之心生矣

山陰陸氏曰毋拔之使來毋報之使往毋瀆神禮也毋循枉義也毋測未至知也

廬陵胡氏曰拔猶拒也報猶追也測未至測謂不窮理而幸中如子貢毋身質言語身已也有疑當就有道而正毋斷以己意

慶源輔氏曰拔來則亟報往則滯毋測未至者雖億則屢中然君子不貴也依於德游於藝學道之方也依於法游於說學技之道也士所據者德藝則游之而已工所據者法說則游之而已游謂遊習於其間然亦莫非誠也衣以

覆體爲足器以給用爲良

馬氏曰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士之於道猶工之於事也古之處士於學校處工於官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知工之所以爲器之術則知士之所以致道之方德出於性在內之良知也藝成於才在外之小技也法者規矩準繩之成筭也說者功藝巧拙之異宜也所以在德則可以就道藝則遊之而已藝去道遠而亦可以助道所以在法則可制器說則游之而已說去器遠而亦可以成器

長樂劉氏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以悅己而賞以拔其來則陷於非道爲怫己而罰以報其往則失於有道勤祭祀而違于中則瀆慢於神祇作好惡以循于枉則戕賊於政教恃聰明測事之未至

則事泊其情人君謹此五者所以御天下之道也是以去心無爲以守至正篤恭而天下平焉依於德者凡求仕進者則以忠信爲本也而司徒之三物須臾離之則失其依焉游於藝謂六藝以馳騁其心焉工依於法者冬官司空掌天下之制度工作器用苟不依之則無所受而刑之所禁也故工不信度政之弊可知矣游於說者謂論說聖人制器尚象之義註引考工記者制度之說毋訾衣服成器者訾謂慕望之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位至而後衣服備祿至而後器用周未至而言之非道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鄭氏曰匪讀如四牡駢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

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事之宜與賓客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皆美大之狀在朝威儀則濟濟翔翔然謂厚重寬恕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匪匪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小雅云四牡騤騤下又云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鸞和聲之形狀肅肅雍雍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引周禮保氏六儀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

長樂劉氏曰言語之美顧於行則穆穆可觀協于極則皇皇可大朝廷之美萃其賢濟濟可尊迪于禮則翔翔可度祭祀之美致其嚴則齊齊罔差崇其德則煌煌可敬車馬之美毛齊牡則騤騤孔阜僕御閑則翼翼敬飭鸞和之美

步趨應節則肅肅有嚴宮商成文則雍雍協律五音之爲美皆出於中和之心非止於儀容而已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唱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

山陰陸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今曰言語之美言行相顧也朝廷之美不言蹒蹒蹒蹒士也齊齊如見所祭者皇皇如有望而弗至也匪匪猶騤騤也騤騤翼翼之反肅肅雍雍爾雅所謂肅雍聲也

廬陵胡氏曰鄭讀匪匪爲騤騤以詩有四牡騤騤四牡翼翼之文今從之餘並如字不勞改讀

慶源輔氏曰美如字自通不假易

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 ۱۱۱۱ ||

۱۱۱۱

|| ۱۱۱۱ ||